

庭院深深
深深

琼瑶全集14



言情小说经典·琼瑶作品全集

14

庭院深深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解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出版社”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

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庭院深深

第一部

废墟之魂

1

方丝萦走上了那座桥。

站在桥栏杆旁边，她默默的望著桥下的流水。桥下，河道并不太宽，但是，遍布著石块和小鹅卵石的河岸却占地颇广。溪水潺湲的流著，许多高耸的岩石突出了水面，挺立在那儿，带著股倨傲的神态。流水从岩石四周奔流下去，激起了无数小小的泡沫和回旋。五月的阳光遍洒在河水上，闪耀著万道光华。那流水琤琮淙淙的奔流声，像一支轻轻柔柔的歌。

站在那儿，方丝萦伫立了好一会儿。那流水，那泡沫，那岩石，和那回旋都令她眩惑，令她感动，令她沉迷。她抚摩著桥栏杆，她深呼吸著那郊外带著松、竹、泥土混合气息的空气。然后，她慢慢的向桥的那边走去，桥的那一边已远离了市区，一条宽宽的泥土路向前平伸著，泥土路的左边，是生长著松林、竹子的山坡。右边，是辽阔的田野，以及疏疏落落分布著的一些小农舍。

走过了桥，她回头看了看，桥柱上刻著：

“松竹桥

一九五五年重建”

她微微蹙眉，“松竹桥”，名字倒不错，但是，为什么不用木材建造呢？水泥的桥多煞风景！不过，这是实用的，她可以从桥这边的泥地上看出车痕频繁，这儿是台北市的外围，许多有钱的人不喜欢台北市的繁嚣，反而愿意结庐于台北近郊，何况这儿是出名的风景区呢！她相信再走过去，一定可以发现不少的高级住宅，甚至楼台亭阁，画栋雕梁。

她走过去了，几步之外，路边竖著一块指路牌，上面写著：

“松竹寺”

牌子上的箭头指向山坡上的一条小径，小径两边都是挺直的松树。松竹寺！这就是那座小有名气的寺庙，很多信徒、很多游客都常去的。她呢？也要去看看吗？她在那小径的入口处停顿了片刻，然后，她摇了摇头，抛开了那条小径，她仍然沿著那条宽阔的泥路向前走去。

午后的阳光明媚而炙热，五月，已不再是凉爽的季节。方丝萦不由自主的放慢了脚步，慢得不能再慢，她的额上已沁出了汗珠，她站住，用小手帕拭去了额上的汗。前面，有著好几栋白色的建筑，很新，显然是最近才造好的，造得很考究，很漂亮。她看著那些房子，然后，她轻轻的锁了锁眉头，自己对自己说：

“你要做什么呢？你想到哪儿去呢？”

她没有给自己答案。但是，她又机械化的向前面走去了，走得好缓慢，走得好滞重。越过了这几栋花园洋房，两边的田野就全是茶园了。茶园！她眩惑的看著那一株株的茶树，该快到采茶的季节了吧！她模糊的想著。又继续走了一大段，接著，她猛的站住了，她的视线被路边一个建筑物所吸引了。建筑物？不，那只能说曾经是建筑物而已——那是一堆残砖败瓦，一个火烧后的遗址。

她瞪视著那堆残破的建筑，从那遗剩的砖瓦和花园的镂花铁门上看起来，这儿一定原是栋豪华的住宅。从大路上有条石子路通向那镂花的铁门，门内还有棵高大的柳树。现在，那门是半开著的，杂草在围墙的墙脚下茂盛的生长著，那镂花的门上已爬满了不知名的藤蔓，垂著长长的卷须和绿色的枝叶。在那石子路边，还竖著一块木牌，由于杂草丛生，那木牌几乎被野草所淹没了。方丝萦身不由己的走了过去，拂开了那些杂草，她看到木牌上雕刻著的字迹：

“含烟山庄”

是这个雅致的名字感动了她吗？是人类那份好奇的本性支配了她吗？她无法解释自己的情绪，只是，在一眼看到“含烟山庄”这四个字的时候，她就由心底涌上了一股奇异的情绪；含烟山庄，含烟山庄，这儿，曾经住过一些怎样的人？曾发生过怎样的故事？谁能告诉她？一场火，怎会有一场火？

她走向了那镂花的铁门，从开著的门口向内望去，她看到了一个被杂草所蹂躏了的花园，在遍地的杂草中，依旧有

一两株红玫瑰在盛开著，好几棵高大的榕树，多年没有经过修剪，垂著一条条的气根，像几个苍老的老人飘拂的长髯。那些绿树浓荫，很给人一种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的感觉。榕树后面，是那栋被烧毁的建筑，墙倒了，屋顶塌了，窗子上的玻璃多已破碎。可是，仍可看出这栋屋子设计得十分精致，那是栋两层楼的建筑，房间似乎很多，有弯曲的回廊，有小巧的阳台，有雕花的栏杆，还有彩色的玻璃窗。可以想见，当初这儿是怎么一番繁华景象，花园内，一定充满了奇花异卉，房子里……房子里会住著一些怎样的人呢？她出神的看著那栋屋子的空壳，那被烟熏黑了的外墙，那烧成黑炭似的门窗，那倒在地上的横梁……野草任意的滋生著，带著荆棘的藤蔓从窗子中由内而外、由外而内的攀爬著……呵！这房子！这堆废墟！现在是没有一个人了！她发出深深的叹息，一切“废墟”都会给人一种凄凉的感受，带给人一份难以排遣的萧索和落寞。她踏进了花园（如果那还能算是花园的话），走到了那两株红玫瑰的旁边，五月，正是玫瑰盛开的季节，这两株玫瑰也开得相当绚烂。只是，杂在这些野草和荆棘中，看来别有种楚楚可怜的味道。她俯身下去，摘下了两朵玫瑰，握在手中，她凝视著那娇柔鲜艳的花瓣，禁不住又发出了一声叹息。玫瑰的香味浓而馥郁，她拿著玫瑰花，走向那栋废墟。

她是相当累了，她在郊外几乎走了一个下午，她从旅舍出来的时候是下午两点钟，现在，太阳都已经偏西了。她走上了几级石阶，然后，在一段已倒塌的石墙上坐了下来，握著玫瑰，托著下巴，她环视四周，被周围那份荒芜的景象深深的震慑住了。

她不知道她这样坐了多久，但是，暮色已不知不觉的游来。落日在废墟的残垣上染上了一抹柔和的金黄，傍晚的风带著几丝凉意对她袭来。她用手抱住了裸露的胳膊，看著那耸立未倒的残壁在地上投下的阴影越来越大，看著一条长尾巴的蜥蜴从那些藤蔓中穿过去，再看著那荒烟蔓草中的玫瑰，正在晚风的吹拂下颤动……她看著看著，不自禁的想起了以前念过的两个句子：

“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……”

于是，一股没来由的热浪冲进了她的眼眶，她的视线模糊了，她开始幻想起来，幻想这屋子中原有的喜悦，原有的笑语，和……原有的爱情。她幻想得那么逼真，一段故事，一段湮没了的故事……她几乎相信了那故事的真实性，看到了那男女主角的爱情生活，当然，这里面有痛苦，有挣扎，有眼泪，有误会，有爆发……泪水滑下了她的面颊，她闭上了眼睛，不由自主的，又发出了一声深长的叹息。

忽然间，她被一阵窸窣的声音所惊动了，睁开眼睛，她对声音的来源看去，不禁猛的大吃了一惊。在那儿，在一片断墙与砖瓦的阴影中，有个男人正慢慢的站起身来……她是那样吃惊，吃惊得几乎破口尖叫，因为，她一直没有发现，除了她之外，这儿还有另外一个人，而且，这个人显然比她更早就到了这儿了，却不声不响的蜷伏在那墙角里，像个幽灵。她用手蒙住了嘴，阻止了自己的喊声，瞪大了眼睛望著那男人，那男人从阴影中走出来了，他一只手拿著一根手杖，另一只手扶著墙，面对著她。她的心跳得强而猛烈，她知道自己沐浴在落日的光芒下，无所遁形，他看到了她，或者，早

就看到她了，因为他一直蛰伏在那儿呵！可是，立即，她发现她错了，那男人正缓慢的向前移动，一面用手杖敲击著地面，一面用手摸索著周围的墙壁，他的眼睛睁著，但是他视若无睹……他是个瞎子！

她吐出一口长气，这才慢慢的把蒙在嘴上的手放了下来，却又被另一种怜悯的感觉所抓住了。她仍然紧紧的盯著那男人，看著他在那些废墟中困难的、颠蹶的、踉跄的移动。他不很年轻，大约已超过了四十岁，生活很明显的在他脸上刻下了痕迹，他的面容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非常的清晰，那是张忧郁的面孔，是张饱经忧患的面孔，也是张生动而易感的面孔。而且，假如不是那对无神的眸子，他几乎是漂亮的。他有对浓黑的眉毛，挺直而富有个性的鼻子，至于那紧闭著的嘴，却很给人一种倔强和坏脾气的感觉。他的服装并不褴褛，相反的，却十分考究和整洁，西装穿得很好，领带也打得整齐，他那根黑漆包著金头的手杖也擦得雪亮。一切显示出一件事实——他并不是个流浪汉，而是个上流社会的绅士，但是，他为什么蜷缩在这废墟之中？

他在满地的残砖败瓦和荆棘中摸索前进，他几度颠蹶，又挣扎著站稳，落日把他的影子长长的投射在荒草之中，那影子瘦长而孤独。那份摸索和挣扎看起来是凄凉的，无助的，近乎绝望的。泪水重新湿润了方丝萦的眼眶，怎样的悲剧！人生还有比残废更大的悲哀吗？眼看他直向一堆残砖撞上去，方丝萦不禁跳了起来，没有经过思索，她冲上前去，刚好在他被砖瓦绊倒之前扶住了他，她喘息著喊：

“哦！小心！”

那男人猛的一惊，他站住，怔在那儿，接著，他徒劳的用那对无神的眸子望向方丝萦，用警觉而有力的声音说：

“是谁？是谁？”

一时间，方丝萦没有答话，她只是愣愣的看著自己面前那张男性的面孔，她活了三十年，这还是第一次，她看到一个男人的脸上，有这样深刻的痛苦和急切的期盼。由于没有得到答案，他又大声说：

“是谁？刚刚是谁？”

方丝萦回过神来了，吸了一口气，她用稳定的声音说：

“是我，先生。”

“你！”那人坏脾气的说：“但是，‘你’是谁？”

“我姓方，方丝萦。”方丝萦无奈的介绍著自己，心底却有份荒谬的感觉。介绍自己！她为什么向他介绍自己？“你不认得我，”她语气淡漠的说：“我只是路过这儿，看到这栋火后的遗址，一时好奇，走进来看看而已。”

“哦，”他很专心的倾听著她。“那么，我刚刚听到的叹息不是幻觉了？那么，这儿有一个活著的人，并不是什么幽灵了？”他闷闷的说，像是说给他自己听。

“幽灵？”方丝萦皱皱眉头，深思的看著他。“你在等待一个幽灵吗？”她冲口而出的说。因为，他的脸上明显的有著失望的痕迹。

“什么？”他的声音中带著点恼怒。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哦，没什么。”方丝萦答著，研究的看著面前这张脸，这是个易怒的人呵！“我只是奇怪，你为什么坐在一堆废墟里？”

“那么你呢？你为什么到这堆废墟里来？”

“我说过，我好奇。”她说：“我本来是到松竹寺去玩的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

“是的，我在台湾没什么朋友，我是个华侨，到台湾来度假的，我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了。”

“哦。”他看来对她的身世丝毫不感兴趣，但他仍然仔细的倾听她，用一种属于盲人的专注。“可是，你的国语说得很好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嘴角飘过了一抹隐约的微笑。她知道，她的国语说得并不好，有五六年时间，她住在完全没有中国人的地方，不说一句国语，以至如今，她的国语中多少带点外国腔调。

“是的，很好。”他出神的说，叹了口气。“你身上戴了朵玫瑰花吗？我闻到了花香。”

“有两朵玫瑰，我在花园里摘的。”

“花园——”他愣了愣。“那儿还有花吗？”

“是的，有两株玫瑰，长在一堆荒草里。”

“荒草——”他的眉心中刻上了许多直线条的纹路。“这里到处都是荒草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荒草和废墟。”

“荒草和废墟！”他的声音苍凉而空洞，低低的说：“这里曾经是花木扶疏的。”

“我可以想像。”方丝萦有些感动，这男人的神色撼动了她。“你一定很熟悉这个地方。”

“熟悉？！岂止熟悉？这是我的地方！我的房子，我的花园，我的家。”

“哦！”方丝萦瞪视著他。“那么，你失去了很多的东西了？”

“一个世界。”他低声的说，几乎只有他自己听得到。

“怎样失火的？”方丝萦掩饰不住自己的好奇和关切。不等回答，她又急切的问：“有人葬身火窟吗？”

“不，没有。”

“那还好。”她吐出一口气来。“花园和房屋是可以重建的。”

“重建！”他打鼻子里哼了一声。“没有人能重建含烟山庄，再也没有人了！除非……”他咽住了，把头转向天空，突然醒悟似的说：“天气不早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太阳都已经下山了。”

“那——我得走了。”他匆忙的说，探索的用手杖去碰触那遍是杂草碎石的地面，这份无助深深的引起了方丝萦的怜悯，她本能的扶住了他。

“你住在什么地方？”她问。

“就在附近，几步路而已。”

“那么，我送你回去，反正我没事。”

“不！”他很快的说，几乎是恼怒的。“我可以自己走，我对这儿熟悉得像自己的手指！而且，我还不要回去呢！我要去接我的女儿。”

“女儿！”方丝萦顿了顿，紧紧的盯著面前这个男人。“你有个女儿吗？多大了？她在什么地方？你要到那里去接她？”

那男人的眉峰很快的锁在一起。

“这关你什么事吗？”他率直的说：“你倒是很喜欢管闲事的呵！”

方丝萦的脸蓦的胀红了。她掉头望向天际，太阳已经沉落了，最后的一抹彩霞还挂在远山的顶端，留下一笔淡淡的嫣红。

“我只是随便问问，”她轻轻的说。“我说过，我在这儿没有朋友，所以，我……”

她没有讲完她的话，但是，那男人显然已经了解了她那份孤寂，因为，他眉峰的结放开了，一个近乎温柔的表情浮上了他的嘴角，这表情缓和了他面部僵直的肌肉，使他看起来和煦而慈祥。

“我抱歉。”他匆促的说。“我的脾气一直很坏。”为了弥补他刚才的失礼，他又自动的答复了方丝萦的问题。“我女儿今年十岁，就在这儿的国民小学读书，平常她都自己走回家，今天我既然出来了，就不妨去接接她。”

“我送你去，好吗？”方丝萦热切的说。“我没有事，一点事都没有。”

“如果你高兴。”那男人说，声调却是淡漠的，不太热中的。

方丝萦看了他一眼，她知道，他一定以为碰到了个最无聊的人，一个无所事事而又爱管闲事的人！但，她并不在乎他的看法。望著他，她说：

“注意，你前面有一堆石头，你最好从这边走！”她搀扶了他一下。“我搀你走，好吗？”

“不用！”他大声说。

方丝萦不再说话了，他们绕出了那堆废墟。一经走到花园里，没有那些绊脚的木头和石块，那男人的脚步就快了起来。方丝萦发现他确实对这儿很熟悉，而且，她这时才发现她刚才忽略了的地方，这花园中间有条水泥路，却并没有被杂草所盘据，显然是因为常有人走的关系。那么，他是真的常到这废墟中来了？一个失明的男人，经常到一堆废墟里来做什么？是凭吊过去？还是找寻过去？她不禁悄悄的，也是深深的，研究著旁边这个男人的脸谱。现在，那男人专注的走著路，似乎根本忘记了她的存在，那张脸是忧郁、冷漠、严肃，而莫测高深的。

沿著那条大路，他们走了没有多远，方丝萦就看到路边有栋相当豪华的花园洋房，两扇大大的红门，高高的围墙，修剪得像一个一个小亭子似的榕树从围墙顶端露了出来。围墙里有栋两层楼的建筑，外壁上贴著讲究的花砖，有美丽的壁灯，和别致的圆形窗子。那围墙的红门上挂著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子，是：

“柏宅”

方丝萦再看了一眼身边的男人。

“这路边的大房子是你的家吗？柏先生？”她问。

那男人惊跳了一下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姓柏？”他迅速的问。

“这很简单，你说你的家就在附近，这栋房子是附近唯一考究的建筑，从你的服饰看来，你应该是栋考究住宅的主人。